

唐宋八大家文鈔

四



鈔文家大八宋唐

(四)

選行伯張

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

蘇文定公文

古今家誡序

老子曰。慈故能勇。儉故能廣。或曰。慈則安能勇。曰。父母之於子也。愛之深。故其爲之慮事也精。以深愛而行精慮。故其爲之避害也速。而就利也果。此慈之所以能勇也。非父母之賢於人。勢有所必至矣。轍少而讀書。見父母之戒其子者。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。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。曰。嗚呼。此父母之心也哉。師之於弟子也。爲之規矩以授之。賢者引之。不賢者不彊也。君之於臣也。爲之號令以戒之。能者予之。不能者不取也。臣之於君也。可則諫。否則去。子之於父也。以幾諫。不敢顯。皆有禮存焉。父母則不然。子雖不肖。豈有棄子者哉。是以盡其有以告之。無憾而後止。詩曰。洞酌彼行潦。挹彼注茲。可以餽餼。豈弟君子。民之父母。夫雖行潦之陋。而無所棄。猶父母之無棄子也。故父母之於子。人倫之極也。雖其不賢。及其爲子言也。必忠且盡。而況其賢者乎。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。少孤而教於母。母賢能就其業。旣老而念母之心不忘。爲賢母錄。以致其意。旣又集古今家誡。得四十九人。以示轍。曰。古有爲是書者。而其文不完。吾病焉。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。以遺天下之人。庶幾有益乎。轍讀之而歎曰。雖有悍子。忿鬪於市。莫之能止也。聞父之聲。則斂手而退。市人之過之者。亦莫不泣也。慈孝之心。人皆有之。特患無以發之耳。今是書也。要將以發之歟。雖廣之天下可也。自周公以來。至於今。父戒四十五。母戒四。公又將益廣之。未止也。

茅鹿門曰。引老氏語。多儉故能廣四字。

張孝先曰。揭出父母至情。反覆詳盡。惻惻動人。詩曰。夙興夜寐。無忝爾所生。記曰。將爲不善。思貽父母羞辱。必不果。是此文言外未盡之意也。爲人子者念之哉。

古史序

古之帝王皆聖人也。其道以無爲爲宗。萬物莫能嬰之。其於爲善。如水之必寒。如火之必熱。其於不爲不善。如騶虞之不殺。如竊脂之不穀。不學而成。不勉而得。其積之中者有餘。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。有不可得而知也。孔氏之遺書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。而況於人乎。自三代之衰。聖人不作。世不知本。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。故其發於事業。日以鄙陋。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。雖春秋之際。王澤未竭。士生其間。習於禮義。而審於利病。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。皆不足以知之。至於孔子。其知之者至矣。而未嘗言。孟子知其一二。時以告人。而天下亦莫能信也。陵遲及於秦漢。士益以功利爲急。言聖人者。皆以其所知臆之。儒者流於度數。而知者溺於權利。皆不知其非也。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。爲本紀世家列傳。記五帝三王以來。後世莫能易之。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。疏略而輕信。漢景武之間。尙書古文。詩毛氏。春秋左氏。皆不列於學宮。世能讀之者少。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。皆不得聖人之意。戰國之際。諸子辨士。各自著書。或增損古事。以自信。一時之說。遷一切信之。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。以易古文舊說。

及秦焚書。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。秦惡其議己也。焚之略盡。幸而野史一二存者。遷亦未暇詳也。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。余竊悲之。故因遷之舊。上觀詩書。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。始伏羲神農。訖秦始皇帝。爲七本紀。十六世家。三十七列傳。謂之古史。追錄聖賢之遺意。以明示來世。至於得失成敗之際。亦備論其故。嗚呼。由數千歲之後。言數千歲之前。其詳不可得矣。幸其猶有存者。而或又失之。此古史之所爲作也。

唐荆川曰。前一段敍古史所載之意。後一段敍作古史之由。

茅鹿門曰。其思深故其旨遠。

張孝先曰。此序極有見到之論。但未純耳。朱子曰。其云古之帝王必爲善。如火之必熱。水之必寒等語。極好。但起云。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。只說得頭勢大。下面又皆空疏。亦猶司馬遷禮書云。大哉禮樂之道。洋洋乎宰制萬物。役使羣動。說得頭勢甚大。然下面亦空疏。卻引荀子諸說以足之。至如此篇言司馬遷淺陋而不學。疏略爲輕信。此二句。最中司馬遷之失。

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

東坡先生謫居儋耳。寘家羅浮之下。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。葺茅竹而居之。日啗菰芋。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胷中。平生無所嗜好。以圖史爲園囿。文章爲鼓吹。至此亦皆罷去。獨喜爲詩。精深華妙。不見老人衰憊之氣。是時轍亦遷海康。書來告曰。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。未有追和古人者也。追和古人則始於

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。獨好淵明之詩。淵明作詩不多。然其詩質而實綺。癯而實腴。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。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。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。今將集而并錄之。以遺後之君子。子子爲我志之。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。如其爲人實有感焉。淵明臨終疏告儼等。吾少而窮苦。每以家貧。東西游走。性剛才拙。與物多忤。自量爲己。必貽俗患。黽俛辭世。使汝等幼而饑寒。淵明此語。蓋實錄也。吾今真有此病。而不蚤自知。半生出仕。以犯世患。此所以深服淵明。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。嗟夫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。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。爲獄吏所折困。終不能悛。以陷於大難。乃欲以桑榆之末景。自託於淵明。其誰肯信之。雖然。子瞻之仕。其出入進退。猶可考也。後之君子。其必有以處之矣。孔子曰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孟子曰。曾子子思同道。區區之迹。蓋未足以論士也。轍少而無師。子瞻旣冠而學成。先君命轍師焉。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。自以爲不若也。然自其斥其東坡。其學日進。沛然如川之方至。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。遂與淵明比。轍雖馳驟從之。常出其後。其和淵明。轍繼之者亦一二焉。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九日。海康城南東齋引。

茅鹿門曰。文不著意。而神理自鑄。

張孝先曰。東坡和淵明詩。甚景慕淵明之爲人也。淵明有道之士。其詩天然不可及。余讀東坡所和詩。仍是東坡本色。蓋各有其佳處耳。頴濱此序。又寫得東坡性情面目出。

巢谷字元修。父中世眉山農家也。少從士大夫讀書。老爲里校師。谷幼傳父學。雖朴而博。舉進士京師。見舉武藝者心好之。谷素多力。遂棄其舊學。蓄弓箭。習騎射。久之。業成而不中第。聞西邊多驍勇。騎射擊刺。爲四方冠。去游秦鳳涇原間。所至友其秀傑。有韓存寶者。尤與之善。谷教之兵書。二人相與爲金石交。熙寧中。存寶爲河州將。有功。號熙河名將。朝廷稍奇之。會瀘州蠻乞弟擾邊。諸郡不能制。乃命存寶出兵討之。存寶不習蠻事。邀谷至軍中問焉。及存寶得罪。將就逮。自料必死。謂公曰。我涇原武夫。死非所惜。顧妻子不免寒餓。橐中有銀數百兩。非君莫可使遺之者。谷許諾。卽變姓名。懷銀步行。往授其子。人無知者。存寶死。谷逃避江淮間。會赦乃出。予以鄉閭故。幼而識之。知其志節。緩急可託者也。予之在朝。谷浮沈里中。未嘗一見。紹聖初。予以罪謫居筠州。自筠徙雷。自雷徙循。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。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游。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。谷獨慨然自眉山。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。聞者皆笑其狂。元符二年春正月。自梅州遺予書曰。我萬里步行見公。不自意余今至梅矣。不旬日必見。死無恨矣。予驚喜曰。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。旣見。握手相泣。已而道平生。逾月不厭。時谷年七十有三矣。瘦瘠多病。非復昔日元修也。將復見子瞻於海南。予愍其老且病。止之曰。君意則善。然自此至儋數千里。復當渡海。非老人事也。谷曰。我自視未卽死也。公無止我。留之不可。閱其橐中無數千錢。予方乏困。亦強資遣之。船行至新會。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。獲於新州。谷從之至新。遂病死。予聞哭之失聲。恨其不用吾言。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。昔趙襄子戾於晉陽。智伯率韓魏決水圍之。城不沒者三版。縣釜而饜。易子而食。羣臣皆懈。惟高恭

不失人臣之禮。及襄子用張孟談計。三家之危解。行賞羣臣。以恭爲先。談曰。晉陽之難。惟恭無功。曷爲先之。襄子曰。晉陽之難。羣臣皆懈。惟恭不失人臣之禮。吾是以先之。谷於朋友之義。實無愧。高恭者。惜其不遇襄子。而前遇存寶。後遇予兄弟。予方雜居南夷。與之起居出入。蓋將終焉。雖知其賢。尙何以發之。聞谷有子蒙。在涇原軍中。故爲作傳。異日以授之。谷始名穀。及見之循州。改今名云。

茅鹿門曰。敍谷豪舉處。有生色可愛。

張孝先曰。巢谷意趣甚高。穎濱爲之作傳。以不沒其人。此厚道也。其敍次生動。不用粉澤自佳。

王氏清虛堂記

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。前有山石。瓌奇琬琰之觀。後有竹林。陰森冰雪之植。中置圖史百物。而名之曰清虛。日與其游。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。嘯歌吟詠。舉酒相屬。油然不知日之旣夕。凡游於其堂者。蕭然如入於山林。高僧逸人之居。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。或曰。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。客曰。不然。凡物自其濁者視之。則清者爲清。自其實者視之。則虛者爲虛。故清者以濁爲汙。而虛者以實爲礙。然而皆非物之正也。蓋物無不清。亦無不虛者。雖泥塗之渾。而至清存焉。雖山石之堅。而至虛存焉。夫惟清濁一觀。而虛實同體。然後與物無匹。而至清且虛者出矣。今夫王君生於世族。棄其綺紈膏粱之習。而跌宕於圖書翰墨之囿。沈酣縱恣。灑然與衆殊好。至於鍾王、虞褚、顏張之逸迹。顧陸、吳盧、王韓之遺墨。雜然前陳。贖之傾囊而不厭。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。則旣與世俗遠矣。然及其年日益壯。學日益篤。經涉世故。出入患禍。

顧疇昔之好。知其未離乎累也。乃始發其箱篋。出其玩好。投以與人而不惜。將曠焉黜去外累。而獨求諸內。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。而未見之也。王君浮沈京師。多世外之交。而又娶於梁張公氏。張公超達遠驚。體乎至道。而順乎流俗。君嘗試以吾言問之。其必有得於是矣。

唐荆川曰。此文亦有箴規。言其所以爲清虛者。不足爲清虛也。議論亦本莊子。

茅鹿門曰。淺然卻澹宕。

張孝先曰。假乎外物以求清虛。固不可謂之清虛。穎濱則欲清濁一觀。虛實同體。語涉齊物。亦非清虛之正也。觀者詳之。

南康直節堂記

南康太守廳事之東。有堂曰直節。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。庭有八杉。長短鉅細若一。直如引繩。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。岌然如揭太常之旗。如建承露之莖。凜然如公卿大夫。高冠長劍。立於王庭。有不可犯之色。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。杉之陰。府史之所蹲伏。而簿書之所填委。莫知貴也。君見而憐之。作堂而以直節命焉。夫物之生。未有不直者也。不幸而風雨撓之。巖石軋之。然後委曲隨物。不能自保。雖竹箭之良。松柏之堅。皆不免於此。惟杉能遂其性。不扶而直。其生能傲冰雪。而死能利棟宇者。與竹柏同。而以直過之。求之於人。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。徐君溫良汎愛。所居以循吏稱。不爲皦察之政。而行不失於直。觀其所說。而其爲人可得也。詩曰。惟其有之。是以似之。堂成。君以客飲於堂上。客醉而歌曰。吾欲爲曲。

爲曲必屈曲可爲乎。吾欲爲直。爲直必折。直可爲乎。有如此杉。特立不倚。散柯布葉。安而不危乎。清風吹衣。飛雪滿庭。顏色不變。君來燕嬉乎。封植灌溉。翦伐不至。杉不自知。而人是依乎。廬山之民。升堂見杉。懷思其人。其無已乎。歌闋而罷。

茅鹿門曰。文亦淺。然自是風人之旨。

張孝先曰。直節兩字頗有佳致。士能以直節自持。未有不表見於世者也。豈特茲杉也歟。

武昌九曲亭記

子瞻遷於齊安。廬於江上。齊安無名山。而江之南。武昌諸山。陂陀蔓延。澗谷深密。中有浮圖精舍。西曰西山。東曰寒谿。依山臨壑。隱蔽松櫨。蕭然絕俗。車馬之迹不至。每風止日出。江水伏息。子瞻杖策載酒。乘漁舟。亂流而南。山中有二三子。好客而喜游。聞子瞻至。幅巾迎笑。相攜徜徉而上。窮山之深。力極而息。埽葉席草。酌酒相勞。意適忘反。往往留宿於山上。以此居齊安三年。不知其久也。然將適西山。行於松柏之間。羊腸九曲而獲少平。游者至此必息。倚怪石。蔭茂木。俯視大江。仰瞻陵阜。傍矚溪谷。風雲變化。林麓向背。皆效於左右。有廢亭焉。其遺址甚狹。不足以席衆客。其旁古木數十。其大皆百圍千尺。不可加以斤斧。子瞻每至其下。輒睥睨終日。一旦大風雷雨。拔去其一。斥其所據。亭得以廣。子瞻與客入山。視之笑曰。茲欲以成吾亭耶。遂相與營之。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。子瞻於是最樂。昔余少年從子瞻游。有山可登。有水可浮。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有不得至。爲之悵然移日。至其翩然獨往。逍遙泉石之上。擷林卉。拾澗實。酌水

而飲之。見者以爲僂也。蓋天下之樂無窮。而以適意爲悅。方其得意。萬物無以易之。及其既厭。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。譬之飲食。雜陳於前。要之一飽。而同委於臭腐。夫就知得失之所在。惟其無愧於中。無責於外。而姑寓焉。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。

茅鹿門曰。情興心思俱入佳處。

張孝先曰。蒼深歷落之意。讀之如在目前。無媿於中。無責於外。得樂字本領。自是名言。可以玩味。

遺老齋記

庚辰之冬。予蒙恩歸自南荒。客於潁川。思歸而不能。諸子憂之。曰。父母老矣。而居室未完。吾儕之責也。則相與卜築。五年而有成。其南修竹古柏。蕭然如野人之家。乃闢其四楹。加明窗曲檻。爲燕居之齋。齋成。求所以名之。予曰。予穎濱遺老也。盍以遺老名之。汝曹志之。予幼從事於詩書。凡世人之所能。茫然不知也。年二十有三。朝廷方求直言。有以予應詔者。予探道路之言。論官掖之祕。自謂必以此獲罪。而有司果以爲不孫。上獨不許。曰。吾以直言求士。士以直言告我。今而黜之。天下其謂我何。宰相不得已。寘之下第。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。及宣后臨朝。擢爲右司諫。凡有所言。多聽納者。不五年。而與聞國政。蓋予之遭遇者。再。皆古人所希有。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。十常六七。雖號爲得志。而實不然。予聞之。樂莫善於如意。而憂莫慘於不如意。今予退居一室之間。杜門卻埽。不與物接。心之所可。未嘗不行。心所不可。未嘗不止。行止未嘗少不如意。則予平生之樂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。汝曹志之。學道而求寡過。如予今日之

處遺老齋可也。

茅鹿門曰。有老人之旨。

張孝先曰。潁濱晚歲退居此齋。終日默坐。不與人相見者幾十年。宜其有所得矣。乃所謂五鼓振衣。何思何慮者。遂指以爲道妙。而祕不告人。故朱子謂蘇氏之誣人。以其不言者誣之也。噫。彼其所得。竟何有哉。

東軒記

余旣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。未至大雨。筠水泛濫。蔑南市。登北岸。敗刺史府門。鹽酒稅治舍。俯江之濱。水患尤甚。旣至。敝不可處。乃告於郡。假部使者府以居。郡憐其無歸也。許之。歲十二月。乃克支其欹斜。補其圯缺。闢聽事堂之東爲軒。種杉二本。竹百箇。以爲宴休之所。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。余至。其二人者適皆罷去。事委於一。晝則坐市區。鬻鹽沽酒。稅豚魚。與市人爭尋尺。以自効。莫歸。筋力疲廢。輒昏然就睡。不知夜之旣旦。旦則復出營職。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。每旦莫出入其旁。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。余昔少年讀書。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。居於陋巷。人不堪其憂。顏子不改其樂。私以爲雖不欲仕。然抱關擊柝。尙可自養。而不害於學。何至困辱貧窶。自苦如此。及來筠州。勤勞鹽米之間。無一日之休。雖欲棄塵垢。解羈繫。自放於道德之場。而事每劫而留之。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。不肯求升斗之祿。以自給者。良以其害於學故也。嗟夫。士方其未聞大道。沈酣勢利。以玉帛子女自厚。自以爲樂矣。及其循理以求道。

落其華而收其實。從容自得。不知夫天地之爲大。與死生之爲變。而況其下者乎。故其樂也。足以易窮餓而不怨。雖南面之王。不能加之。蓋非有德不能任也。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。希聖賢之萬一。自視缺然。而欲庶幾顏氏之福。宜其不可得哉。若夫孔子周行天下。高爲魯司寇。下爲乘田委吏。惟其所遇。無所不可。彼蓋達者之事。而非學者之所望也。余旣以譴來此。雖知桎梏之害。而勢不得去。獨幸歲月之久。世或哀而憐之。使得歸復田里。治先人之敝廬。爲環堵之室而居之。然後追求顏氏之樂。懷思東軒。優游以忘其老。然而非所敢望也。

茅鹿門曰。其恬曠之趣。不如文忠公之超然臺記。而亦自悽愴可誦。

張孝先曰。觀此記有厭動求靜之意。於顏氏之樂。尙未親切見得。然其文情則佳甚矣。

洛陽李氏園池詩記

洛陽古帝都。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。居家治園池。築臺榭。植草木。以爲歲時游觀之好。其山川風氣。清明盛麗。居之可樂。平川廣衍。東西數百里。嵩高少室。天壇王屋。岡巒靡迤。四顧可挹。伊洛灋澗。流出平地。故其山林之勝。泉流之潔。雖其閭閻之人。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。上矚青山。下聽流水。奇花修竹。布列左右。而其貴家巨室。園囿亭觀之盛。實甲天下。若夫李侯之園。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。李氏家世名將。大父濟州。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。方用兵河東。百戰百勝。烈考寧州。事章聖皇帝。守雄州十有四年。繕守備。撫士卒。精於用間。其功烈尤奇。李侯以將家子。結髮從仕。歷踐父祖舊職。勤勞慎密。老而不懈。實

能世其家。旣得謝居洛陽。引水植竹。求山谷之樂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。皆喜從之游。蓋非獨爲其園也。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。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。其方略遠矣。故自朝之公卿。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。凡若干篇。仰以嘉其先人。而俯以善其子孫。則雖洛陽之多大家。世俗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。熙寧甲寅。李侯之年。旣八十有三矣。而視聽不衰。筋力益強。日增治其園而往游焉。將列詩於石。其子遵度官於濟南。實從予游。以侯命求文以記。予不得辭。遂爲之書。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。

茅鹿門曰。文不著思而自風雅。

張孝先曰。記園亭之勝。而本其家世之勲勞。與李侯進退大節。以見士大夫樂游其園而贈之以詩者。不止爲耳目之觀也。便是文字占得大體處。

黃州快哉亭記

江出西陵。始得平地。其流奔放肆大。南合湘沅。北合漢沔。其勢益張。至於赤壁之下。波流浸灌。與海相若。清河張君夢得。謫居齊安。卽其廬之西南爲亭。以覽觀江流之勝。而余兄子瞻。名之曰快哉。蓋亭之所見。南北百里。東西一舍。濤瀾洶涌。風雲開闔。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。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。變化倏忽。動心駭目。不可久視。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。舉目而足。西望武昌諸山。岡陵起伏。草木行列。煙消日出。漁夫樵父之舍。皆可指數。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。至於長洲之濱。故城之墟。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。周瑜陸遜之所馳騖。其流風遺迹。亦足以稱快世俗。昔楚襄王從宋玉。景差於蘭臺之宮。有風颯然至者。王披襟當

之曰。快哉此風。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。宋玉曰。此獨大王之雄風耳。庶人安得共之。玉之言蓋有諷焉。夫風無雄雌之異。而人有遇不遇之變。楚王之所以爲樂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。此則人之變也。而風何與焉。士生於世。使其中不自得。將何往而非病。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。將何適而非快。今張公不以謫爲患。收會計之餘功。而自放山水之間。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。將蓬戶甕牖。無所不快。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。挹西山之白雲。窮耳目之勝。以自適也哉。不然。連山絕壑。長林古木。振之以清風。照之以明月。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。烏覩其爲快哉也哉。

茅鹿門曰。入宋調。而其風旨自佳。

張孝先曰。有瀟灑閒放之致。

齊州閔子廟記

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。曰閔子之墓。墳而不廟。秩祀不至。邦人不寧。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。熙寧七年。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。越明年。政修事治。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。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。豈不大闕。公惟不知。苟知之。其有不飭。公曰。噫。信其不可以緩。於是鳩工爲祠堂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。堂成。具三獻焉。籩豆有列。儻相有位。百年之廢。一日而舉。學士大夫。觀禮祠下。咨嗟涕洟。有言曰。惟夫子生於亂世。周流齊魯宋衛之間。無所不仕。其弟子之高第。亦咸仕於諸國。宰我仕齊。子貢冉有子游仕魯。季路仕衛。子夏仕魏。弟子之仕者亦衆矣。然其稱德行者四人。獨仲弓嘗爲季氏宰。其

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。嘗欲以閔子爲費宰。閔子辭曰。如有復我者。則吾必在汶上矣。且以夫子之賢。猶不以仕爲汙也。而三子之不仕。獨何歟。言未卒。有應者曰。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。望之汪洋。不知其邊。卽之汙漫。不測其深。其舟如蔽天之山。其帆如浮空之雲。然後履風濤而不僨。觸蛟蜃而不讐。若夫以江河之舟楫。而跨東海之灘。則亦十里而返。百里而溺。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。方周之衰。禮樂崩弛。天下大壞。而有欲救之。譬如涉海。有甚焉者。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。則其舟楫足恃也。諸子之汲汲而忘返。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。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。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。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。是以止而有待。夫子嘗曰。世之學柳下惠者。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。吾於三子亦云。衆曰然。追而書之。遂刻於石。

茅鹿門曰。閔子所以不仕季氏。爲一篇柱子。其言亦有見。

張孝先曰。閔子以孝見。稱於聖師。而論長府。則言必有中。其德行亞於顏淵。所以不仕季氏者。不欲爲私門用也。豈顧諸子爲不足爲哉。文於閔子底蘊。似未能深窺。而其議論大槩。則足以自暢其所見矣。

上高縣學記

古者以學爲政。擇其鄉閭之俊。而納之膠庠。示之以詩書禮樂。揉而熟之。旣成。使歸。更相告語。以及其父子兄弟。故三代之間。養老饗賓。聽訟受成。獻馘無不由學。習其耳目。而知其志氣。是以其政不煩。其刑不

濱而民之化之也速。然考其行事，非獨於學然也。郊社祖廟，山川五祀，凡禮樂之事，皆所以爲政而教民，不犯者也。故其稱曰：政者君之所以藏身。蓋古之君子，正顏色，動容貌，出詞氣，從容禮樂之間，未嘗以力加其民，民觀而化之，以不逆其上，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。至於後世不然，廢禮而任法，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，有一不順，常以身較之，民於是始悍然不服，而上之人親受其病，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。子游爲武城宰，以弦歌爲政，曰：吾聞之夫子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夫使武城之人，其君子愛人而不害，其小人易使而不違，則子游之政，豈不綽然有餘裕哉！上高筠之小邑，介於山林之間，民不知學，而縣亦無學，以詔民。縣令李君懷道始至，思所以導民，乃謀建學宮。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，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，不逾年而學以具。奠享有堂，講勸有位，退習有齋，繕浴有舍。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，於是李君之政不苟而民肅，賦役獄訟不諉其府。李君喜學之成，而樂民之不犯，知其爲學之力也，求記其事，告後以不廢。予亦嘉李君之爲邑，有古之道，其所以得於民者，非復世俗之吏也，故爲書其實，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。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，眉山蘇轍記。

茅鹿門曰：雅。

張孝先曰：學記文以曾王爲最，此文醇質而有意味，亦穎濱集中之粹然者，故錄之。

管幼安畫贊

余自龍川以歸，居穎已十有三年，杜門幽居，無以自適，稍稍取舊書閱之，將求古人而與之友，蓋於三國